

接納葉群推薦男友

江青艷史之二十

● 劉昌博

水漲船高飛揚跋扈

一九五八年廬山會議之後，中共黨內反對毛澤東的聲音完全被壓制下來；事實上應歸功於江青所獻的「引蛇出洞」詭計，毛澤東才能搞出「大鳴大放」絕招，誘使文藝界的「牛鬼蛇神」露出原形，一網打盡，慘遭整肅。

從此，使得中國的智識份子噤若寒蟬，毛澤東的地位偶像化了，神聖化了；江青水漲船高，一副飛揚跋扈的嘴臉彷彿就是「女皇」。

於是，毛澤東更加得意忘形，江青在旁推波助瀾，好大喜功地繼續大搞其「人民公社化」及「土法大煉鋼」運動，妄想要在粗鐵煉鋼的生產量上超過英國，要全國人民勒緊褲帶大躍進，追上所有的先進國家。

當時，全國農村中七十四萬農業合作社改組為兩萬六千個人民公社，絕大多數的農戶都參加了人民公社，高達一億二千多萬戶，吃大鍋飯，集體生活，仿如軍隊打仗哪般

拚命搞農業生產。

但是，由於規模過大，無法管理；於是就演變成各行其是的混亂現象。比如，每日要燒出三餐的大鍋飯，需用大量柴薪，不得已上山砍掉千年古樹、拆毀寺廟樑柱，從古墓中挖出棺材板；為了造飯，莫不一火而焚之。搞到童山濯濯，沒有水土保持可言。

毛澤東為了實踐將私有制改為公有制的理念，認為這樣搞法，正是社會主義在農業方面的建設之道。故而，中共官方極力宣傳人民公社化，以再提高人民大眾的生產意欲，可帶上生產的大躍進。但，各級的幹部們為了「配合上意」，為了表功，莫不誇大其詞的捏造報告，實際上並沒有那麼豐收的成果。

人民公社土法煉鋼

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的「深宮」裡，看到全國各省糧食生產量一下子驟增幾倍的報告，他高興得不得了，常為糧食太多，連餵豬狗、餵雞鴨吃都有剩餘的問題，苦惱與發

愁。江青自小來自山東農村，她心想怎麼可能有如此高的生產量，會不會是各省的報告誇大其詞；於是，她建議派員去實地調查；毛澤東採納了她的建議，就派各縣的幹部到各農村去調查。

各公社的幹部為了掩飾虛構的謊言，便急忙深夜從鄰近農村運來糧食湊數，要不然就是在倉庫中看得見的部份填攪上真的糧食，看不到的地方就用稻草來矇騙。

更妙的是有些公社為了既能省事，又能表示豐收景象，讓一些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坐在小山堆似的稻子上，裝做嘻戲歡樂的模樣兒。其實在小山堆下面的盡是泥土，僅在上面鋪滿稻子而已。

這些偷天換日的手法，變成了實績；而且，其數字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現場的幹部和上級派來的幹部，為了互相渲染自己的業績，層層向上虛報數字。

毛澤東看到這些誇大的數字，因有照片為証，照片上農家女的燦爛笑容，使他信以為真，狂喜萬分。哪晚他和江青在中南海的

「菊香書屋」，豪飲相賀，舉杯慶祝他的大躍進政策空前成功，糧食增產的數字超過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帝」。於是，毛澤東在興高彩烈之餘，又發出兩道命令：

一、要推行全國大煉鋼運動，每年製造一、〇七〇萬噸的鋼鐵，務使鋼鐵生產量超越「英帝」。

二、蘇聯的新領導人赫魯雪夫主張和「美帝」搞和平共存，既不支持咱們攻佔台灣，又要催討債款——韓戰時期租借重武器裝備的債務，且調回一千三百名顧問及專家，真是可鄙極了。咱們的糧食生產過剩，爲了與「蘇修」一刀兩斷，就拿糧食來折價償債吧！

當時，爲了推行大煉鋼運動，全國動員了九千萬人以上，在山崗、在田野，搭起土高爐，挑燈夜戰，挖盡了地層下的煤炭，砍光了高山深谷的樹木，當做燃料來煉鋼。因火候不夠，機具設備太差，生產出來的粗鐵，大部份都不合規格、品質很壞，形同廢鐵，造成重大的損失。

哪個時期，大陸發生旱災，糧食歉收，農村糧食原已短缺，還要一火車又一火車的「饑餓輸出」償還「蘇修」的債務。

冤獄遍佈餓殍載道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這三年，全國農村陷入糧食危機，活活餓死的人口在七千萬人以上；筆者惟一的胞弟昌普，就在這時餓死

在四川老家的走廊上。

顯然的，毛澤東大力推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煉鋼運動，都徹底失敗了。可是，毛澤東尚不知道民間的疾苦，因為他被周圍的黨工幹部們矇蔽了，大家報喜不報憂，每日他必看的人民日報，都是專爲他特印一份，上面另刊一些歌功頌德或粉飾太平的文章。這種情形，正如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各種重要會議紀錄的機要秘書李銳日後所說的：

「……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是毛澤東晚年『幻想式社會主義』的實現，彭德懷和張聞天認識到總路線本身的錯誤。而毛澤東在彭德懷的背後發現到赫魯雪夫的影子，產生了錯覺，以爲他是蘇聯修正主義的使者……。」

於是，毛澤東爲加強整肅反黨集團，一口氣罷黜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黃克誠的總參謀長及張聞天的外交部副部長職務，把許多附和他們的人，打成了「蘇修」；認爲是屈服於「美帝」，淪落爲蘇聯修正主義者的應聲蟲。

這樣一來，毛澤東的總路線就完全將客觀經濟規律擱置一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很短時間裡「大躍進」運動進入高潮，狂飆驟起，雲海翻騰，浮誇風，瞎指揮，高指標迅速泛濫。

各地農村爭相出現高產「衛星」：毛澤東居然深信誇大不實的紙上報告：徐水縣「小麥畝產量十二萬斤」、「一棵白菜重五百

斤」；湖北麻城縣溪河鄉早稻畝產量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於是，矇在鼓裡的毛澤東，甚至一時產生了「糧食多了怎麼辦？」這樣一種新的憂慮。他當時想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就是只讓三分之一耕地種糧食，三分之一種觀賞植物，叫做「大地園林化」；另三分之一輪休，名爲「少種高產多收」的「三三制」輪作制度。

當時，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被稱爲中國社會主義的「三面紅旗」。自從彭德懷、黃克誠及張聞天等亂開口，罷黜了職務；復見到「大鳴大放」後慘遭「整肅」的千百萬人；於是，明哲保身，大家不敢吭聲。雖說當時的全國冤獄遍佈，餓殍載道；而高高在上的毛澤東尚誤認爲他的反右派鬥爭及社會主義革命，已將全中國搞成超越歷史上「貞觀開元」之治的太平盛世呢？

愛上少女縱情洩慾

自從毛澤東罷黜了老元帥彭德懷的職務後，這個遺下的國防部長一職，位高權重，統率陸海空三軍，各路各派的高級將領爭著要幹。尤其是幾個元帥級人物如：朱德、劉伯誠、葉劍英、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彭真及林彪等，莫不用盡心機，都想坐上彭德懷所空下的位子。但是，老謀深算的毛澤東，深諳「槍桿出政權」的道理，怎肯放心把軍權隨便交給他人？何況這些元帥級

人物，個個能征慣戰，野心勃勃，究竟給誰好呢？給誰幹才高枕無憂呢？傷透他的腦筋。

毛澤東有一個毛病，每碰上傷腦筋的事情，一時無法解決時，渾身毛燥，慾火中燒，煩惱不安。唯一「熄火」的方法，就是把中南海「後宮」的保健護士給他做一次通體按摩。

嗜色如命的毛澤東，面對綺年玉貌的少女按摩，在纖纖玉指的撫摩和輕揉下，怎能無生理上的需要？其熾熱的慾火也就燃燒起來。於是，多數保健護士便在毛澤東的慾求下，誠惶誠恐，半推半就中，寬衣解帶，上床進行另一項「親密的服務」。

據中共中央一份內部機密文件記載：「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二年的短短十年內，毛澤東先後從他身邊「撤換」了二十七位保健護士，大多數走得極不愉快，有的甚至遭整肅，悲劇收場……。」這都是毛澤東的喜新厭舊的結果，甚而有些恃寵而驕，毛澤東耽心醜事外揚，不得不以嚴厲手段對付，以杜絕後患。

這次，毛澤東爲了「熄火」，找來的保健護士名叫丁慧芬，芳齡十九歲，由於她出身農工家庭，根正苗紅，性情溫婉，加以容貌嬌艷，肌膚白嫩，身材高挑，儀態秀雅，說話柔聲慢氣，一口吳儂軟語，渾身散發出一股青春氣息；恍眼看去有上海艷星上官雲珠的影子。

年前，毛澤東巡遊上海時，迷戀上了上官雲珠；因而，熱愛上了丁慧芬；殊不知，上得床來，一度春風後，毛澤東發現她竟然是一個「處女」之身，於是更加痛愛她，珍惜她。她和上官雲珠所不同的是缺乏文化素養，但卻有青春的熱力。

江青得知毛澤東新愛上了「少女」丁慧芬，縱情洩慾，江青自知年老色衰，一身婦科毛病，於傷心無奈之餘，惟有隱忍。何況她知道毛澤東喜新厭舊，和丁慧芬是搞不長久的；何必爲此跟毛澤東吵鬧傷了夫妻感情；於是，她爲了眼不見心不煩，決定暫時離開中南海，南走上海去散心。

怨婦整女人玩男人

江青來到上海，生活十分無聊；因爲，她的兩個「新歡」，桌球選手莊則棟和游泳健將王明華，正要加緊趕集訓，忙著出國比賽，無法分身來上海陪伴她玩耍。她的內心好不寂寞，不知如何排遣才好；湊巧「四野」司令員林彪元帥正在上海養病，於是，江青就去找林彪閒話家常。因林彪多病，跟江青同是「藥罐子」，談起養生之道，十分投緣；以前林彪告訴她的養病經驗要「三不」及「三要」，江青如法炮製，頗具神效。

從此，江青和林彪就熟稔起來；因而，林彪的「愛人同志」葉群，也便同江青走得十分熱絡。這次，江青來上海散心，葉群爲盡地主之誼，當然熱忱招待。

另一層原因，葉群也是心靈空虛、性生活饑渴的寂寞女人；所不同的是江青有婦科毛病，毛澤東喜新厭舊不跟她睡在一塊兒；而葉群則是身心健康，慾念又強，只是林彪體弱多病，無法滿足她的生理需要。於是，這兩個「怨婦」在一起，各有訴不完的苦經，各有說不完的整女人玩男人的巧妙辦法。

勳章比不上命根子

談起林彪一身的「毛病」，是和毛澤東的一身毛病大不相同；後者是性生活雜亂的結果，而林彪則是戰爭給他帶來的創傷，說來很是令人同情的。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黃岡人，一九〇六年生，比毛澤東小十一歲，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他於一九二四年參加紅軍，對毛澤東忠心耿耿，他除了臉上的兩道濃粗的眉毛之外，看不出有什麼驚人的地方。但是他打起仗來，驍勇無比，戰功顯赫。

實在說來，林彪初先還是先總統蔣中正的學生，他於一九二五年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不久，北伐開始，林彪在葉挺的獨立團當見習排長，一直打到河南。他在未進軍校的前一年就暗中參加了共產黨，南昌起義後，他擔任第二連連長，參加萊陽戰役，大勝，升任紅軍第一營營長。

到井岡山，升爲改編後的工農紅軍第二十八團團長。毛澤東第一次看見他就大吃一驚，沒有想到這個年僅二十三歲的矮個子，

居然當起團長來了，且在山坡上給他的士兵們講解戰術和紀律、侃侃而談，頭頭是道。

後來在一次戰鬥中，林彪不顧自己的安危，奮勇出擊，挽救了敗局，同時也保住了毛澤東的性命。事後，毛澤東說：「林彪不僅是個人才，而且是個將才；這種人能顧全大局，將來的紅軍需要由這樣的人來領導。」

一九二九年，他跟隨毛澤東去閩西開闢根據地；不久，當上紅一軍團軍團長。抗日戰爭時期，紅軍打臘子口、進擊過草地，都是林彪指揮大軍，打敗日軍的戰役。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指揮的平型關大捷，給不可一世的日軍當頭棒喝，震驚了中外。

這一年林彪在山西陽縣附近，穿上日本「皇軍」的大衣，抵禦北方山嶺的寒風，騎着高頭大馬在黃土高原上觀察地形，不幸被「山西王」閻錫山的部下誤認為是日本軍官，遂派出神槍手將林彪狙擊受傷，而且是擊中腹部下面的「要害」地方，從此性機能衰退。

毛澤東特地電促林彪到延安療養，並親自騎馬出延安三十多里，專程迎接這位平型關大捷的英雄。可是，這些「殊榮」，也挽回不了林彪逐漸喪失的性機能；此一傷痛，使他的「愛人同志」葉群暗自飲泣、哀怨欲絕。在她看來，林彪胸前的哪些閃亮的「勳章」，哪有他腹下健康的「命根子」重要；因之，葉群為此耿耿於懷，有苦說不出。她

和江青兩個怨婦祇好盡情細說悄談女人自慰自樂之道，研商如何玩弄男人的技巧，讓男人感恩得到女人的愛，不是被女人玩弄。

巴結江青推介男友

葉群，原名葉宜敬，來延安後改名葉群，取其「群者宜敬」之意。她的父親葉君琦，是一個國民黨少將軍官；而她，是這個少將第三房愛妻所生。三十年代中期，她在北平師大附中初中部唸書，受「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影響，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聯」。蘆溝橋事變後，她隨父親來到南京，在國民黨電台當播音員，她身材健美，口齒清晰，參加過青年戰地訓練班，還得過三民主義演講比賽獎第一名。不久，輾轉流徙到延安，跟林彪相識相愛而結婚。

據說：她跟林彪「定情」，是在延安鳳凰山麓的小樹林裡，一堆收穫後的苞穀桿草堆上，她獻出了一個姑娘最珍貴，最隱秘的東西。

林、葉婚後，感情很好；因為林彪在床第上二樣驍勇善戰，而葉群又熱情如火，原本是一對如膠似漆的恩愛夫妻。誰知，閻錫山部下那位神槍手的一顆子彈不偏不倚，擊中了林彪腹下的「命根子」，使葉群成了有口說不出的「怨婦」。

葉群飽暖思淫慾，難耐閨中寂寞；初先跟保健醫生張敏正，後來和黃永勝、吳法憲及邱會作等均有過「親密」關係。她辦公室

的男秘書何一偉與孫志民，近水樓台，早有曖昧的事兒；所以，她跟江青一樣，是個風流多情的少婦。

江青來到上海後，這兩個風流的「怨婦」，無話不談。葉群是過來人，知道江青心靈空虛，爲了「巴結」她，投其所好，於是就把她的「老相好」之一何一偉介紹給江青。由於，何一偉體魄魁梧，天賦異稟，又經過葉群訓練他許多滿足女人性需要的技藝，使性饑渴的江青如久旱逢甘雨，乾柴遇烈火，愛得死去活來，歡樂得渾身舒泰，江青對葉群自是十分感激。

林彪住在上海西郊賓館內養病，江青每次去探病；林彪總是在病房內閱讀毛澤東所著的各種書籍和文稿，書桌上還放置有毛澤東和江青合影的照片，且用精緻的相框裝著，這使江青異常感動。認爲，在紅軍十大元帥中，只有林彪如此忠心的對待毛澤東，如此真誠地看重她。

「我們這位病元帥，對毛主席最崇拜不過了，舉凡毛主席的著作，無論詩詞和文章，未有不仔細研讀的；他呀，是毛主席最忠心的幹部。」

葉群對江青說，這使江青深信不疑，於是，對林彪夫婦更有好感。

當江青在上海跟年青小伙子何一偉粘在一起，玩得「樂不思蜀」的時候。毛澤東於北京中南海，又有了新花樣；因爲，哪一年是一九六二年，毛已六十九歲了，年近古稀

，老牛吃嫩草，每日跟年僅十九歲的保健護士丁慧芬搞在一塊兒，久了就力不從心，晚上雖喝人參茶、燕窩湯，以及用冬蟲夏草燉童子雞進補，依舊無濟於事。

上官雲珠到中南海

雖說：丁慧芬的容貌體態，仿似上海艷星上官雲珠；但丁慧芬在床第間辦完事後，因文化水平低，沒有什麼話好講，缺少情趣，上官雲珠有文化素養，多才多藝，有時可陪毛澤東背誦詩詞歌賦、唱一段越劇，或哼一曲蘇崑，尤其上官雲珠的吳儂軟語，更擅長評彈。

評彈是一種江南民間藝術，包括兩種性質：「評」是指評語，也即是說書。這玩意歷史悠久，最著名的有一位柳敬亭，大約在宋朝開始就有評話了。京戲裡的王佐斷臂，嘗有「代說評書」一節。京戲中又有一句成語，叫做「聽評書落淚，替古人擔憂」，所謂的評書，也即是後來的評話。

至於「評彈」藝術，又較評話更為複雜，造詣更高；從事此道的，除學習唱腔外，還需學會彈琵琶和絃子，以配合唱腔。民初以後，提倡男女同台，此後彈琵琶者，多由女郎承擔，一人彈、一人唱；如由一位才藝俱佳的女郎，自彈自唱的，可說少之又少。

而上官雲珠就有此能耐，自彈琵琶、自箇演唱，尤其說起「西廂記」來，有聲有色，表情豐富，風情萬種。於是，毛澤東想起

了上官雲珠的評彈才藝，深深著迷，認為身邊的丁慧芬只是一具洩慾的軀體而已，哪有什么上官雲珠的風情和靈性。

可是，江青在上海，毛澤東又不能赴上海去探望上官雲珠；毛澤東在刻骨銘心的思念之餘，於是決定派人赴上海悄悄接上官雲珠到北京相會。

毛澤東色膽包天，居然把上官雲珠安排到中南海同住；在豐澤園的菊香書屋，他倆久別重逢，上官雲珠見毛澤東一臉病容，神情萎頓，不禁嚇了一跳。她連忙走上前去溫柔地拉住他的雙手：

「主席！您近來生病了？」

「有美人兮，在天一方，在水之湄……雲珠！我好想念您，日夜思念，怎麼不病？」毛澤東輕佻的說，其實他的神情萎頓，是近來和保健護士丁慧芬在一起，縱慾過度的後遺症，他卻謊說是「相思成疾」。

上官雲珠聽了，好生感動，眼眶幾乎紅潤了。

「主席！我何德何能，得到您的想念，真是受寵若驚；主席！你太累了，工作太辛苦……阿拉半年見不著儂，也無時無刻不想念您……。」

「能不累嗎？滿朝文武，日理萬機，他們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我是孤家寡人一個，身邊沒有一個知心人兒談話！雲珠啊！我能不累嗎？所以我派人接您北來相聚……。」毛澤東緊握住她柔軟的雙手，心在

跳、手在抖，情緒激動，彷彿孤兒見到他的親娘。

上官雲珠人面桃花，演員出身，睹此情景，自會裝出十分興奮的表情，順勢依偎到毛澤東的懷裡；於是，他摟抱住她，溫香軟玉地撫摸着，雙手在她胸前游移，滿足了雙手的歡娛；精神上獲得了無與倫比的舒解，卻無力享受年輕時代那種「雲雨巫山」的激情之樂。

「雲珠！我想聽您來一段評彈！」

於是，上官雲珠趁勢掙脫起身，懷抱琵琶，為毛澤東彈唱了一段「西廂記」中的「拷紅」、幽怨的音調，如泣如訴，忽兒轉變為高亢的花腔，仿如五彩金鳳在長城上飛翔，毛澤東擊掌叫好，讚口不絕，愛憐得想把她吞進肚子裡。

美人相伴錦心綉口

晚餐後，兩人漫步於禁苑的人工湖畔，近看湖內的飛鳥游魚，遠眺山邊的黃昏落日，人在畫圖中。毛澤東要她背誦詩詞歌賦，故意考她，誰知她於唐詩中的「琵琶行」、「長恨歌」、「落陽女兒行」、「蜀道難」、「麗人行」、「兵車行」及「哀江頭」等；只要毛澤東提唸上一句，她就能接下句背誦起來，琅琅上口，音韻鏗鏘。

毛澤東有一種湖南騾子脾氣，不相信考不倒她。他要上官雲珠背誦「紅樓夢」上的「好了歌」、「葬花詞」及「婉孌詞」，只

須毛澤東唸出上一句，她就不加思索的接著背誦下去，真佩服了她的錦心綉口，及驚人的記憶力。

「主席！背誦名著的詩詞，雕蟲小技，牛刀小試而已；」上官雲珠倒在他的懷裡，撒嬌似的說：「不信的話，主席！我可把您以前所寫的詞背誦出來；我若輸了，願罰一個吻，我若贏了，主席賞我什麼？」

「好！咱們打賭，我贏了，您給我一個香吻；我輸了，您要什麼我給什麼？」

「不許耍賴喲！」上官雲珠嬌嗔地說。

毛澤東心想，他所寫的「沁園春」一詞，傳誦海內外，她必然能誦得。他想贏得她的香吻，故意用以前作的詞考她，首先提出一九二九年重陽節作的「采桑子」。她即接著背誦：

「人生易老天難老，

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

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

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

寥闊江天萬里霜。」

接著，毛澤東又提出他所寫的一闕「漁家傲」，上官雲珠居然朗聲背誦：

「萬木霜天紅爛漫，

天兵怒氣沖霄漢，

霧濛龍岡千嶂暗，

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

烽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

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

毛澤東一生所寫的詞不算多，以上官雲珠的智慧，她聰明驚人的記憶力，再考也難不倒她。於是，他就不再考了。可是，上官雲珠卻說道：

「主席，您寫的詩，我也會背出很多！」

「哪您就背誦一首六言絕句吧！」

「山前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

這是，毛澤東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誇讚彭德懷將軍，翻過六盤山抵達陝北的吳起鎮，揮軍擊退國民黨西北軍馬鴻逵，大獲全勝時的即興詩贈彭德懷；而今，這位彭大將軍，竟因意見不合，忠言直諫，遭毛澤東免去國防部長職務。他聽到上官雲珠唸出此詩，心情沉重，默然不語，再也無心考她了。

「主席，您不再考，哪算我贏了！」

「是的，我認輸了，甘願拜倒您的石榴裙下！」

「哪我既贏了，該怎麼獎賞我？」

「您要我怎麼獎賞您？」

「君無戲言，我要的獎品不是物質，而是……。」

「是什麼？快說呀？」毛澤東急着追問

「我呀！希望永遠依偎在您身邊，做您的愛人同志！」上官雲珠嬌聲地說。

「哪您現在給我一個香吻，我就答應！」

「您可不能黃牛啊！」由於，上官雲珠衷心盼望做中國的第一夫人，毫不猶豫地摟住毛澤東的頸子，熱烈地給他一個香吻。

送走情婦再迎愛人

此後的七天中，毛澤東一直和上官雲珠在中南海廝守一起，形影不離，忘記了外面世界上的一切；他被上官雲珠的美艷和才藝沖昏頭，只羨鴛鴦，不羨仙。認為如擁有這般的美嬌娘，才不枉然一生；於是，他決心和江青離婚，娶上官雲珠為妻以娛晚年。

第二天下午，毛澤東就電請總理周恩來，他放下身邊待處理的要務，以為毛主席找他諮商全國大躍進失敗的善後問題。殊不知，毛主席託他做魯仲連，去勸說江青解除婚約，以便跟新歡上官雲珠結婚。

周恩來看見毛主席是慎重其事的提出來，不像是老糊塗在說夢話；但他一向是處事圓通周延的人，不願像彭德懷那般魯莽地頂撞上司；於是，他思索一番後才慢吞吞的說：「主席，這是你的家務事，不必急於一時

；現在全國的大躍進發生了許多後遺症，是否等到開完全國擴大工作會議，渡過難關，再來處理您和江青同志的私人問題！」

「也好，等開完擴大工作會議後，還是要麻煩你來協調處理。」毛澤東見周恩來臉上有些難色，只好把私事拖一下。

「主席！我尚有外賓等我去接待，這裡有些關於大躍進的最近資料，務請過目一下。」他說罷就抽身告辭了。

周恩來晚上回到家裡，對他的愛人同志鄧穎超說：「妳說好笑不，咱們的主席今年六十九歲了，還要搞婚變；如再執迷不悟，人家可能對他先搞政變哪！」

不知是何人通風報信，江青在上海地下她的新歡何一偉，向林彪夫婦辭行，匆忙趕回北京。她滿懷信心，希望「捉姦捉雙」，在菊香書屋把上官雲珠這個淫婦揪出來。好好羞辱她整她一番。誰知，毛澤東棋高一著，當江青剛跨進中南海前門，他就派人將上官雲珠從後門送走了。

青出於藍刮目相看

當江青衝進菊香書屋，但見毛澤東氣定神閒地坐在大書桌前，正埋頭審閱周恩來送來的一大疊有關大躍進失敗的匯報；他突然大發湖南騾子脾氣，猛拍桌子一巴掌，把匯報文件摔在地上，發出雷霆之怒說：

「真是豈有此理；以前都說大躍進的績效十分良好；糧食生產超過『美帝』，鋼鐵

產量超越『英帝』；而今卻說已徹底失敗，農村有幾千萬人餓死，亟待處理善後問題，真是豈有此理……。」

江青被毛澤東突然的暴怒動作，嚇了一大跳；趕緊俯身檢起地上的文件一看，也大吃了一驚，原來全國已搞成赤地千里，餓殍載道，滿目瘡痍的慘狀，倘不改絃易轍，可能要激起民變，真的「造反有理」了。

「老板！我才離開半個月，看您消瘦多了，精神大不如前，是否晚上加班太累了，太辛苦了！」江青語意雙關地說：「新來的兩位保健護士未免太粗心，怎麼把老板侍候成這般模樣？晚上失眠，服安眠藥沒有？」

毛澤東不是省油的燈，聽到江青的話中帶刺，也反唇相譏地說：「我的愛人同志，看你滿臉春風，喜上眉梢的樣子，我相信葉群介紹給妳的新朋友，必然對妳體貼入微，招待週到，玩得開心吧？」

江青聽了這些意在言外的話，心知這個老狐狸對她在上海的行動，可能瞭如指掌；她作賊心虛，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好了，大家都不必去算那些狗皮倒灶的細賬，古人說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人嘛是血肉之軀，偶爾彼此荒唐一下，也不為過。」毛澤東慢吞吞地說：「做大事的人，往往不拘細節，現在咱們坐一條船上，驚濤駭浪也好，險灘急流也好，總得同舟共濟，合力渡過才好！」

「老板說的對，咱們收拾目前的爛攤要緊？」

「到緊要關頭，妳有的是『奇招』，先說妳的鬼點子吧？」

「老板！咱們切不可亂了步法，首先得穩住陣腳，其次才是收拾爛攤子！」江青扼要地說：「不要賣關子，不要藏頭露尾，乾脆說明白點！」

「第一、彭德懷罷黜後，國防部長職務不宜虛懸太久，爲了控制軍權，抓緊槍桿子，必須趕緊找個可靠的人遞補，否則……。」

「這點很重要，找誰來接替？誰最可靠？」毛澤東皺起眉頭沉思：「這個位子重要，找誰好呢，妳不妨說說看！」

「我建議由林彪同志來接替，他是個可靠人選！這次我在上海幾次去探病，他書房牆上、書桌上都掛着擺着老板的照片；老板的各種著作，文選及文稿，他都放在書架及書桌上，經常研讀，對老板最崇拜不過了！」

江青接着說：「何況，他統率的『四野』大軍在百萬以上，兵力精銳，裝備齊全，由他來接替，其他各野戰軍誰敢不服？」

「有些道理，不過，他身體不佳，可惜是個病貓子！」

「老板，他不是病貓子，是頭病獅子；何況身體衰弱多病的人，精神不濟，企圖心不旺盛，野心不會太大，這樣的人才好控制

，對咱們的威脅性減少。」

「有道理！有遠見，就照妳的意思做吧！」「毛澤東點了頭；於是，林彪便當上了國防部長；「妳還要說的第二呢？」

「第二嘛！我看咱們『大躍進』徹底失敗後的爛攤子就讓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

去收拾吧？咱們樂得清閒，等他們收拾好了，再來跟他們算賬！」毛澤東頻頻點頭，採納了江青的建議，他真沒想到一個沒有任何學位，沒有任何文憑的女戲子，經過二十一年在他身邊的磨煉，居然如此的「青出於藍」，這些政治鬥爭的奇招，比他還高明。

從此，毛澤東對江青刮目相看。
從此，江青在毛心目中的份大為增加。
於是，毛澤東忙於在全國擴大工作會議上忙着搞政治鬥爭，也就淡忘了他對上官雲珠所許下的諾言；上官雲珠還在上海痴痴的苦等呢？（未完待續）



① 右起：江青、周恩來、葉群、林彪與紅衛兵合影。

②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左二）、林彪（右三）、江青（右）與樣板劇演員合影。

